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曹霽撰，清高頌續，清王希廉評  
 卷 卷八十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 卷八十三



紅樓夢卷一

第 十 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皆在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餘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第一回  
 聚珍堂

真疑鬼疑神之筆

黛玉之天亡於斯已決

惜春畫大觀園圖久不提起故用閒筆略描又於探春湘雲口中評論多少疎密以見圖稿尙未定局惜春說黛玉總是看不破天下事那裡有多少真的已是出家人口氣

紅樓夢卷八十二終

紅樓夢卷八十三

第八十三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省官闡賈元妃染恙

鬧閨闖薛寶釵吞聲

話說探春湘雲纔要走時忽聽外面一個人嚷道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個甚麼東西來這園子裡頭混攪黛玉聽了大叫一聲道這裡住不得了一手指着窗外兩眼反插上去原來黛玉住在大觀園中雖靠着賈母疼愛然在別人身上凡事終是寸步留心聽見窗外老婆子這樣罵着在別人呢一句是貼不上的竟像專罵着自己的自思一個千金小姐只因沒了爹娘不知何人指使這老婆

子來這般辱罵那裡委屈得來因此肝腸崩裂哭暈去了紫鵲只是哭叫姑娘怎麼樣子快醒轉來罷探春也叫了一回半晌黛玉回過這口氣還說不出話來那隻手仍向牕外指着探春會意開門出去看見老婆子手中拿着拐棍趕着一個不乾不淨的毛了頭道我是爲照管這園中的花菓樹木來到這裡你做甚麼事來等我家去打你一個知道這了頭扭着頭把一個指頭探在嘴裡瞅着老婆子笑探春罵道你們這些人如今越發沒了王法了這裡是你罵人的地方兒嗎老婆子見是探春連忙陪着笑臉兒說道剛纔是我的外孫女兒看見我來了他就跟來了

我怕他鬧所以纔吆喝他回去那裡敢在這裡罵人呢探春道不用都說了快給我都出去這裡林姑娘身上不大好還不快去麼老婆子答應了幾個是說看一扭身去了那了頭也就跑了探春回來看見湘雲拉着黛玉的手只管哭紫鵲一手抱着黛玉一手給黛玉揉胸口黛玉的眼睛方漸漸的轉過來了探春笑道想是聽見老婆子的話你疑了心了麼黛玉只搖搖頭兒探春道他是罵他外孫女兒我纔剛也聽見了這種東西說話再沒有一點道理的他們懂得甚麼避諱黛玉聽了點點頭兒拉着探春的手道妹妹叫了一聲又不言語了探春又道你別心煩我

來看你是姊妹們應該的你又少人伏侍只要你安心肯吃藥心上把喜歡兒事想想能穀一天一天的硬朗起來大家依舊結社做詩豈不好呢湘雲道可是三姐姐說的那麼着不樂黛玉哽咽道你們只顧要我喜歡可憐我那裡趕得上這日子只怕不能穀了探春道你這話說的太過誰沒個病兒災兒的那裡就想到這裡來了你好生歇歇兒罷我們到老太太那邊回來再看你你要甚麼東西只管叫紫鵲告訴我黛玉流淚道好妹妹你到老太太那裏只說我請安身上畧有點不好不是甚麼大病也不用老太太煩心的探春答應道我知道你只管養着罷說

着纔同湘雲出去了這裏紫鵲伏着黛玉躺在牀上地小諸事自有雪雁照料自己只守着傍邊看着黛玉又是心酸又不敢哭泣那黛玉閉着眼躺了半晌那裏睡得着覺得圍裏頭平日只見寂寞如今躺在牀上偏聽得風响虫鳴聲鳥語聲人走的脚步响聲又像遠遠的孩子們啼哭聲一陣一陣的聒噪的煩躁起來因叫紫鵲放下帳子來雪雁捧了一盃燕窩湯遞與紫鵲紫鵲隔着帳子輕輕問道姑娘喝一口湯罷黛玉微微應了一聲紫鵲復將湯遞給雪雁自己上來攙扶黛玉坐起然後接過湯來擱在唇邊試了一試一手摟着黛玉肩背一手端着湯送到唇邊

黛玉微微睜眼喝了兩三口便搖搖頭兒不喝了紫鵑仍將盃遞給雪雁輕輕扶黛玉睡下靜了一時畧覺安頓只聽牕外悄悄說道紫鵑妹妹在家麼雪雁連忙出來見是襲人因悄悄說道姐姐屋裏坐着襲人也便悄悄問道姑娘怎麼看一面走一面雪雁告訴夜間及方纔之事襲人聽了這話也唬怔了因說道怪道剛纔翠縷到我們那邊說你們姑娘病了唬的寶二爺連忙打發我來看看是怎麼樣正說着只見紫鵑從裏間掀起簾子望外看見襲人點頭兒叫他襲人輕輕走過來問道姑娘睡着了嗎紫鵑點點頭兒問道姐姐纔聽見說了襲人也點點頭兒感着

眉道終久怎麼樣好呢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唬了個半死兒紫鵑忙問怎麼了襲人道昨夜晚上睡覺還是好好兒的誰知半夜裡一疊連聲的嚷起心疼來嘴裡胡說白道只說好像刀子割了去的是的直鬧到打亮梆子一後纔好些了你說唬人不唬人今日不能上學還要請大夫來吃藥呢正說着只聽黛玉在帳子裡又咳喇起來紫鵑連忙過來捧痰盒兒接痰黛玉微微眼睜問道你和誰說話呢紫鵑道襲人姐姐來瞧姑娘來了說着襲人已走到牀前黛玉命紫鵑扶起一手指着牀邊讓襲人坐下襲人側身坐了連忙陪着笑勸道姑娘倒還是躺着罷黛玉道不

妨你們快別這樣大驚小怪的剛纔是說誰半夜裡心疼起來襲人道是寶二爺偶然魔住了不是認真怎麼樣黛玉會意知道是襲人怕自己又懸心的原故又感激又傷心因趁勢問道既是魔住了不聽見他還說甚麼襲人道也沒說甚麼黛玉點點頭兒遲了一日歎了一聲纔說道你們別告訴寶二爺說我不好看耽擱了他的工夫又叫老爺生氣襲人答應了又勸道姑娘還是躺躺歇歇罷黛玉點頭命紫鵝扶着歪下襲人不免坐在旁邊又寬慰了幾句然後告辭回到怡紅院只說黛玉身上略覺不受用也沒甚麼大病寶玉纔放心了且說探春湘雲出了蕭湘

館一路往賈母這邊來探春因囑咐湘雲說道妹妹回來見了老太太別像剛纔那樣冒冒失失的了湘雲點頭笑道知道了我頭裡是叫他唬的忘了神了說着已到賈母那邊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來賈母聽了自是心煩因說道偏是這兩個主兒多病多災的林丫頭一來二去的大了他這個身子也要緊我看那孩子太是個心細眾人也不敢答言賈母便向鴛鴦道你告訴他們明兒大夫來瞧了寶玉就叫他到林姑娘那屋裡去鴛鴦答應着出來告訴了婆子們婆子們自去傳話這裡探春湘雲就跟着賈母吃了晚飯然後同回園中去不提到了次日大夫來了

瞧了寶玉不過說飲食不調着了些兒風邪沒大要緊疎散疎散就好了這裡王夫人鳳姐等一面遣人拿了方子回賈母一面使人到瀟湘館告訴說大夫就來了紫鵲答應了連忙給黛玉蓋好被窩放下帳子雪雁趕着收拾房裡的東西一時賈璉陪着大夫進來了便說道這位老爺是常來的姑娘們不用迴避老婆子打起簾子賈璉讓着進入房中坐下賈璉道紫鵲姐姐你先把姑娘的病勢向王老爺說說玉大夫道且慢說等我診了脈聽我說了看是對不對若有不到的地方姑娘們再告訴我紫鵲便向帳中扶出黛玉的一隻手來攔在迎手上紫鵲又把錫子

連袖子輕輕的攆起不叫壓住了脈息那王大夫脈了好一回兒又換那隻手也診了便同賈璉出來到外間屋裡坐下說道六脈皆弦因平日鬱結所致說着紫鵲也出來站在裡間門口那王大夫便向紫鵲道這病時常應得頭暈減飲食多夢每到五更便醒過幾次卽日間聽見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動氣且多疑多懼不知者疑爲性情乖誕其實因肝陽虧損心氣衰耗都是這個病在那裡作怪不知是否紫鵲點頭兒向賈璉道說的狠是王大夫道既這樣就是了說畢起身同賈璉往外書房去開方子小廝們早已預備下一張梅紅單帖王太醫吃了茶因提筆

先寫道

六脈弦遲素由積鬱左寸無力心氣已衰關脈獨洪肝邪偏旺木氣不能踈達勢必上侵脾上飲食無味甚至勝所不勝肺金定受其殃氣不流精凝而爲痰血隨氣湧自然咳吐理宜踈肝保肺涵養心脾雖有補劑未可驟施姑擬黑逍遙以開其先復用歸肺固金以繼其後不揣其陋俟高明裁服

又將七味藥與引子寫了賈璉拿來看時問道血勢上冲柴胡便得麼王大夫笑道二爺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爲吐衄所忌豈知用鱉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宣少陽甲胆之

氣以鱉血製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陪養肝陰制遏邪火所以內經說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柴胡用鱉血拌炒正是假周勃以安劉的法子賈璉點頭道原來是這麼着這就是了王大夫又道先請服兩劑再加減或再換方子罷我還有一點小事不能久坐容日再來請安說着賈璉送了出來說道舍弟的藥就是那麼着了王大夫道賈二爺倒沒甚麼大病大約再吃一劑就好了說着上車而去這裡賈璉一面命人抓藥一面回到房中告訴鳳姐黛玉的病原與大夫用的藥述了一遍只見周瑞家的走來回了幾件沒要緊的事賈璉聽到一半便說道你回二奶奶罷我

還有事呢說着就走了周瑞家的回完了這件事又說道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看他那個病竟是不好呢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摸了摸身上只也剩得一把骨頭問他問沒有話說只是淌眼泊回來紫鵲告訴我說姑娘現在病着要甚麼自己又不肯要我打算要問二奶奶那裏支用一兩個月的月錢如今吃藥雖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幾個錢我答應了他替他來回奶奶鳳姐低了半日頭說道竟這麼着罷我送他幾兩銀子使罷也不用告訴林姑娘這月錢却是不好支的一個人開了例要是都支起來那如何使得呢你不記得趙姨娘和三姑娘拌嘴了也無非爲

的是月錢况且近來人也知道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總繞不過灣兒來不知道的還說我打算的不好更有那一種嚼舌根的說我搬運到娘家去了周嫂子你倒是那裡經手的人這個自然還知道些周瑞家的道真正委屈死人這樣大門頭兒除了奶奶這樣心計兒當家罷了別說是女人當不來就是三頭六臂的男人還撐不住呢還說這些個混賬話說着又笑了一聲道奶奶還沒聽見呢外頭的人還更胡塗呢前兒周瑞回家來說起外頭的人打諒着偕們府裡不知怎麼樣有錢呢也有說賈府裡的銀庫幾間金庫幾間使用的傢伙都是金子鑲了玉石嵌了的

也有說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家的東西分的了一半子給娘家前兒貴妃娘娘省親回來我們還親見他帶了幾車金銀回來所以家裡收拾擺設的水晶宮是的那日在廟裡還愿花了幾萬銀子只算得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罷咧又有人說他門前的獅子只怕還是玉石的呢園子裡還有金麒麟叫人偷了一個去如今剩下一個了家裡的奶奶姑娘不用說就是屋裡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點兒不動喝酒下棋彈琴畫畫構豎有伏侍的人呢單管穿羅罩紗吃的戴的都是人家不認得的那些哥兒姐兒們更不用說了要天上的月亮也有人去拿下來給他頑還

有歌兒們說是甯國府榮國府金銀財寶如糞土吃穿窮穿不窮算來說到這裡猛然咽住原來那是歌兒說道是算來總是一場空這周瑞家的說溜了嘴說到這裡忽然想起這話不好因咽住了鳳姐兒聽了已明白必是句不好的話了也不便追問因說道那都沒要緊只是這金麒麟的話從何而來周瑞家的笑道就是那廟裡的老道士送給寶二爺的小金麒麟兒後來丟了幾天虧了史姑娘撿着還了他外頭就道出這些謠言來了奶奶說這些人可笑不可笑鳳姐道這些話到不是可笑到是可怕的們一日難似一日外面還是這樣講究俗語兒說的人怕

出名猪怕壯况且又是個虛名兒終久還不知怎麼樣呢  
周瑞家的道奶奶慮的也是只是滿城裡茶坊酒舖兒以  
及各衙門兒都是這樣說并且不是一年可那裡握得住  
眾人的嘴鳳姐點點頭兒因叫平兒稱了幾兩銀子遞給  
周瑞家的道你先拿去交給紫鵲只說我給他添補買東  
西的若要官中的只管要去別提這月錢的話他也是個  
伶俐人自然明白我的話我得了空兒就去瞧姑娘去周  
瑞家的接了銀子答應着自去不提且說賈璉去到外面  
只見一個小廝迎上來回道大老爺叫二爺說話呢賈璉  
急忙過來見了賈赦賈赦道方纔風聞宮裡頭傳了一個

太醫院御醫兩個吏目去看病想來不是宮女兒下人了  
這幾天娘娘宮裡有甚麼信兒沒有賈璉道沒有賈赦道  
你去問問二老爺和你珍大哥不然還該叫人去到太醫  
院裡打聽打聽纔是賈璉答應了一面吩咐人往太醫院  
去一面連忙去見賈政賈珍賈政聽了這話因問道是那  
裡來的風聲賈璉道是大老爺纔說的賈政道你索性和  
你珍大哥到裡頭打聽打聽賈璉道我已經打發人往太  
醫院打聽去了一面說着一面退出來去找賈珍只見賈  
珍迎面來了賈璉忙告訴賈珍賈珍道我正爲也聽見這  
話來回大老爺二老爺去的於是兩個人同着來見賈政

賈政道如係元妃少不得終有信的說着賈赦也過來了  
到了晌午打聽的尙未回來門上人進來回說有兩個內  
相在外要見二位老爺呢賈赦道請進來門上的人領了  
老公進來賈赦賈政迎至二門外先請了娘娘的安一面  
同着進來走至廳上讓了坐老公道前日這裡貴妃娘娘  
有些欠安昨日奉過旨意宣召親了四人進裡頭探問許  
各帶了頭一人餘皆不用親了男人只許在宮門外遞個  
職名請安聽信不得擅入準於明日辰巳時進去申酉時  
出來賈政賈赦等站着聽了旨意復又坐下讓老公吃茶  
畢老公辭了出去賈政賈赦送出大門回來先稟賈母賈

母道親了四人自然是我和你們兩位太太了那一個人  
呢衆人也不敢答應賈母想了想道必得是鳳姐兒他諸  
事必有照應你們爺兒們各自商量去罷賈赦賈政應答  
出來除派了賈璉賈蓉看家外凡文字輩至草字輩一應  
都去送吩咐家人預備四乘綠轎十餘輛大車明兒黎明  
伺候家人答應去了賈赦賈政又進去回明老太太辰巳  
時進去申酉時出來今日早些歇歇明日好早些起來收  
拾進宮賈母道我知道你們去罷赦政等退出這裡那夫  
人王夫人鳳姐兒也都說了一會子元妃的病又說了些  
閑話纔各自散了次日黎明各間屋子了頭們將燈火俱

已點齊太太們各梳洗畢爺們亦各整頓好了一到卯初  
林之孝合賴大進來至二門口回道轎車俱已齊備在門  
外伺候着呢不一時賈赦邢夫人也過來了大家用了早  
飯鳳姐先扶老太太出來眾人圍隨各帶使女一人緩緩  
前行又命李貴等二人先騎馬去外官門接應自己家眷  
隨後文字輩至草字輩各自登車騎馬跟着衆家人一齊  
去了賈璉賈蓉在家中看家且說賈家的車輛轎馬俱在  
外西垣門口歇下等着一回兒有兩個內監出來說道賈  
府省親的太太奶奶們着令入宮探問爺們內官門外請  
安不得入見門上人叫扶進去賈府中四乘轎子跟着小

內監前行賈家爺們在轎後步行跟着令衆家人在外等  
候走近官門口只見幾個老公在門上坐着見他們來了  
便站起來說道賈府爺們至此賈赦賈政便捱次立定轎  
子抬至官門口便都出了轎早有幾個小內監引路賈母  
等各有了頭扶着步行走至元妃寢宮只見奎璧輝煌琉  
璃照耀又有兩個小宮女兒傳諭道只用請安一槩儀注  
都免賈母等謝了恩來至牀前請安畢元妃都賜了坐賈  
母等又告了坐元妃便向賈母道近日身上可好賈母扶  
着小了頭顛顛巍巍站起來答應道托娘娘洪福起居尚  
健元妃又向邢夫人王夫人問了好邢王二夫人站着回

了話元妃又問鳳姐家中過的日子若何鳳姐站起來回奏道尚可支持元妃道這幾年來難爲你操心鳳姐正要站起來回奏只見一個宮女傳進許多職名請娘娘龍目元妃看時就是賈赦賈政等若干人那元妃看了職名眼圈兒一紅止不住流下泪來宮女兒遞過絹子元妃一面拭泪一面傳諭道今日稍安令他們外面暫歇賈母等站起來又謝了恩元妃含淚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親近賈母等都忍着淚道娘娘不用悲傷家中已托着娘娘的福多了元妃又問寶玉近來若何賈母道近來頗肯念書因他父親逼得嚴緊如今文字也都做上來

了元妃道這樣纔好遂命外官賜宴便有兩個宮女兒四個小太監引了到一座官裡已擺得齊整各按坐次坐了不必細述一時吃完了飯賈母帶着他婆媳三人謝過宴又耽擱了一回看看已近酉初不敢羈留俱各辭了出來元妃命宮女兒引道送至內宮門門外仍是四個小太監送出賈母等依舊坐着轎子出來賈赦接着大夥兒一齊回去到家又要安排明後日進宮仍令照應齊集不題且說薛家夏金桂趕了薛蟠出去日間咩嘴沒有對頭秋菱又住在寶釵那邊去了只剩得寶蟾一人同住既給與薛蟠作妾寶蟾的意氣又不比從前了金桂看去更是一個

對頭自己也後悔不來一日吃了幾杯悶酒躺在炕上便要借那寶蟾做個醒酒湯兒因問着寶蟾道大爺前日出門到底是到那裡去你自然是知道的了寶蟾道我那裡知道他在奶奶跟前還不說誰知道他那些事金桂冷笑道如今還有甚麼奶奶太太的都是你們的世界了別人是惹不得的有人護庇着我也不敢去虎頭上捉虱子你還是我的了頭問你一句話你就和我摔臉子說塞話你既這麼有勢力爲甚麼不把我勒死了你和秋菱不拘誰做了奶奶那不清淨了麼偏我又不死礙着你們的道兒寶蟾聽了這話那裡受得住便眼睛直直的瞅着金桂道

奶奶這些閑話只好說給別人聽去我並沒合奶奶說什麼奶奶不敢惹人家何苦來拿着我們小軟兒出氣呢正經的奶奶又糴聽不見沒事人一大堆了說着便哭天哭地起來金桂越發性起便爬下炕來要打寶蟾寶蟾也是夏家的風氣半點兒不讓金桂將桌椅杯盞盡行打翻那寶蟾只管喊冤叫屈那裡理會他半點兒豈知薛姨媽在寶釵房中聽見如此吵嚷叫香菱你去瞧瞧且勸勸他寶釵道使不得媽媽別叫他去了豈能勸他那更是火上澆了油了薛姨媽道既這麼樣我自己已過去寶釵道依我說媽媽也不用去由着他們鬧去罷這也是没法兒的

事了薛姨媽道這那裡還了得說着自己扶了頭往金桂這邊來寶釵只得也跟着過去又囑咐香菱道你在这裡罷母女同至金桂房門口聽見裡頭正還嚷哭不止薛姨媽道你們是怎麼着又這樣家翻宅亂起來這還像個人家兒嗎矮牆淺屋的難道都不怕親戚們聽見笑話了麼金桂屋裡接聲道我倒怕人笑話呢只是這裡掃帚顛倒豎也沒有主子也沒有奴才也沒有妻沒有妾是個混帳世界了我們夏家門子裡沒見過這樣規矩實在受不得你們家這樣委屈了寶釵道大嫂子媽媽因聽見鬧得慌纔過來的就是問的急了些沒有分清奶奶賢蟾兩字

也沒有甚麼如今且先把事情說開大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也省的媽媽天天爲偕們操心那薛姨媽道是啊先把事情說開了你再問我的不是還不遲呢金桂道好姑娘好姑娘你是個大賢大德的你日後必定有個好人家好女婿決不像我這樣守活寡舉眼無親叫人家騎上頭來欺負的我是個沒心眼兒的人只求姑娘我說話別往死裡挑揀我從小兒到如今沒有爹娘教道再者我們屋裡老婆漢子大女人小女人的事姑娘也管不得寶釵聽了這話又是羞又是氣見他母親這樣光景又是疼不過因忍了氣說道大嫂子我勸你少說句兒罷誰挑揀你又

是誰欺負你不要說是嫂子就是秋菱我也從來沒有加他一點聲氣兒的金桂聽了這幾句話更加拍着炕沿大哭起來說我那裡比得秋菱連他腳底下的泥我還跟不上呢他是來久了的知道姑娘的心事又會獻勤兒我是新來的又不曾獻勤兒如何拿我比他何苦來天下有幾個都是貴妃命行點好兒罷別修的像我嫁個糊塗行子守活寡那就是活活兒的現世報了薛姨媽聽到那裡萬分氣不過便站起身來道不是我護着自己的女孩兒他句句勸你你却句句慳他你有甚麼過不去不要尋他勒死我到也是希鬆的寶釵忙勸道媽媽你老人家不用動

氣俗們既到這裡來勸他自己生氣倒多了層氣不如且出去等嫂子歇歇兒再說因吩咐寶蟾道你可別再多嘴了跟了薛姨媽出得房來走過院子裡只見賈母身邊的了頭同着秋菱迎面走來薛姨媽道你從那裡來老太太身上可安那了頭道老太太身上好叫來請姨太太安還謝謝前兒的荔枝還給琴姑娘道喜寶釵道你多早晚來的那了頭道來了好一會子了薛姨媽料他知道紅着臉說道這如今我們家裡鬧得也不像個過日子的人家了叫你們那邊聽見笑話了頭道姨太太說那裡的話誰家沒個碟大盃小磕着碰着的呢那是姨太太多心罷咧說

着跟了回到薛姨媽房中略坐了一回就去了寶釵正囑咐香菱些話只聽薛姨媽忽然叫道左脅疼痛的狠說着便向炕上躺下唬得寶釵香菱二人手足無措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

寫黛玉病中所見所聞無不觸心刺耳真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境况

王大夫藥案黛玉已是不起之症臨行向賈璉說寶二爺倒沒有甚麼大病意在言外

外人說甯榮二府富豪氣象實在謠言可怕王鳳姐

亦頗有見識惜其貪利忘害不能思患預防遂至合着謠言算來總是一場空乏末句可見富貴人均須於極盛時仔細留心為持盈保泰之道作者借此警人莫作閒話看

以黛玉患病引出元妃有恙

寫金桂撒潑越顯出寶釵涵養有枯枝生幹雙管齊

下之妙

紅樓夢卷卷八十三終

紅樓夢卷八十四

第八十四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却說薛姨媽一時因被金桂這場氣惱得肝氣上逆左脅作痛寶釵明知是這個原故也等不及醫生來看先叫人去買了幾錢鈎藤來濃濃的煎了一盃給他母親吃了又和秋菱給薛姨媽捶腿揉脰停了一會兒略畧安頓這薛姨媽只是又悲又氣氣的是金桂撒潑悲的是寶釵有涵養倒覺可憐寶釵又勸了一回不知不覺的睡了一覺肝氣也漸漸平復了寶釵便說道媽媽你這種閒氣不要放